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

歐陽淳被一干周將圍在核心，只殺得盔甲歪斜。汗流浹背，自料抵擋不住，把馬跳出圈子，敗進關中去了，緊閉不出。子牙在轅門又見折了雷震子，心下十分不樂。

歐陽淳敗進關來，忙陞殿坐下，見卞吉打傷，分付他且往私宅調養，一面把雷震子且送下監中，修告急文書往朝歌求救。

差官不分晝夜，不一日進了朝歌，在館驛安歇。次日，將本齎進午門，至文書房投遞。那日是大大夫惡來看本。差官將本呈上。

惡來接過手，正看那本，只見微子啟來至，惡來將歐陽淳的本遞與微子看，微子大驚：「姜尚兵至臨潼關下，敵兵已臨咫尺之地，天子尚高臥不知。奈何！奈何！」

隨抱本往內庭見駕。紂王正在鹿臺與三妖飲膳，當駕官啟駕：「有微子啟侯旨。」

紂王曰：「宣來。」微子至臺上見禮畢，王曰：「皇兄有何奏章？」

微子奏曰：「姜尚造反，自立姬發，興兵作叛，糾合諸侯，妄生禍亂，侵占疆土，五關已得四關，大兵見屯臨潼關下，損兵殺將，大肆狂暴，真疊卵之危，其禍不小。守關主將具疏告急，乞陛下以社稷為重，日親政事，速賜施行，不勝幸甚！」微子將表呈上。

紂王接表，看罷，大驚曰：「不意姜尚作難肆橫，竟克朕之四關也。今不早治，是養癰自患也。」隨傳旨上殿。

左右當駕官施設龍車鳳輦，「請陛下發駕。」只見警蹕傳呼，天子御駕早至金鑾寶殿。

掌殿官與金吾大將忙將鐘鼓齊鳴，百官端肅而進，不覺威儀一新。只因紂王有經年未曾臨朝，今一旦登殿，人心鼓舞如此。

紂王設朝，百官無不慶幸。朝賀畢，王曰：「姜尚肆橫，以下凌上，侵犯關隘，已壞朕四關，如今屯兵於臨潼關下。若不奮乾剛，以懲其侮，國法安在！眾卿有何策可退周兵？」

左班中閃出一位上大夫李通，出班啟奏曰：「臣聞『君為元首，臣為股肱』。陛下平昔不以國事為重，聽讒遠忠，荒淫酒色，屏棄政事；以致天愁民怨，萬姓不保，天下思亂，四海分崩。陛下今日臨軒，事已晚矣。況今朝歌豈無智能之士，賢俊之人，只因陛下平日不以忠良為重，故今日亦不以陛下為重耳。即今東有姜文煥，遊魂關晝夜毋寧；南有鄂順，三山關攻打甚急；北有崇黑虎，陳塘關旦夕將危；西有姬發，兵叩臨潼關，指日可破：真如大廈將傾，一木焉能扶得。臣今不避斧鉞之誅，直言冒瀆天聽，乞速加整飭，以救危亡。如不以臣言為謬，臣舉保二臣，可先去臨潼關，阻住周兵，再為商議。願陛下日修德政，去讒遠佞，諫行言聽，庶可少挽天意，猶不失成湯之脈耳。」

王曰：「卿保舉何人？」李通曰：「臣觀眾臣之內，止有鄧昆、芮吉素有忠良之心，輔國實念，若得此二臣前去，可保無虞也。」紂王准奏，隨宣鄧昆、芮吉上殿。

不一時宣至殿前，朝賀畢，王曰：「今有上大夫李通奏卿忠心為國，特舉卿二人前去臨潼關協守。朕加爾黃鉞、白旄，特專閭外。卿當盡心竭力，務在必退周兵，以擒罪首。卿功在社稷，朕豈惜茅土以報卿哉。當領朕命。」

鄧昆、芮吉叩首曰：「臣敢不竭駑駘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。」

紂王傳旨：「賜二卿筵宴，以見朕寵榮至意。」二臣叩頭，謝恩下殿。

須臾，左右鋪上筵席，百官與二侯把盞。微子、箕子二位殿下也奉酒與二侯，哽咽言曰：「二位將軍，社稷安危，在此一行，全仗將軍扶持國難，則國家幸甚！」

二侯曰：「殿下放心。臣平日之忠肝義膽，正報國恩於今日也，豈敢有負皇上委托之隆，眾大夫保舉之恩也。」酒畢，二人謝過二位殿下與眾官，次日起兵離了朝歌，逕往孟津渡黃河而來。

土行孫催糧至轅門，看見一旛，旛下卻是韋護的降魔杵，雷震子的黃金棍。土行孫不知其故，自思：「他二人兵器如何丟在此旛下？我且見了元帥，再來看其真實。」

土行孫來至中軍，見子牙行禮畢，問曰：「弟子適纔督糧至轅門外，見那關前豎一旛，那旛下卻有韋護、雷震子兩件兵器在那旛下，不知何故？」子牙把卞吉的事說了一遍。

土行孫不信：「豈有此理？」

哪吒曰：「卞吉被吾打了一圈，這幾日俱不曾出來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待吾去便知端的。」

哪吒曰：「你不可去，果是那旛利害。」土行孫只是不信。那時天色將晚，土行孫逕出營門，一頭往旛下來。方至旛下，便一交跌倒，不知人事。

周營哨馬報於子牙。子牙大驚。

關上軍士見旛下睡著一個矮子，報與歐陽淳。歐陽淳命：「開關拿來。」彼時幾個軍士走至旛下，俱翻身跌倒，不醒人事。關上軍士看見，忙報主將。

歐陽淳亦自驚疑，忙叫左右：「去請卞吉來。」

卞吉此時在家調養傷痕，聞主帥來呼喚，只得勉強進府中。歐陽淳將前事告訴一遍。

卞吉曰：「此小事耳。」命家將：「去把那矮子拿來，將眾人放了。」家將出關，將土行孫綁了，把眾軍士拖出旛外。眾人如醉方醒，各各揉眼擦面。

一時將土行孫扛進開來，拿進府中。歐陽淳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我見旛下有一黃金棍，拿去家裏耍子，不知就在那裏睡著了。」

卞吉在傍邊罵曰：「你這匹夫！怎敢以言語來戲弄我？」命左右：「拿去斬了！」眾軍士拿出前門，舉刀就斬，只見土行孫一扭，就不見了。

眾軍士忙進府中來報曰：「啟元帥：異事非常！我等拿此人，方纔下手，那矮子把身一扭，就不見了。」

歐陽淳與卞吉曰：「這個就是土行孫了，倒要仔細。」彼此驚異。

土行孫回營，來見子牙，曰：「果然此旛利害，弟子至旛下就跌倒了，不知人事，若非地行之術，性命休矣。」次日，卞吉傷痕全愈，領家將出關，至軍前搦戰。

哨馬報入子牙。子牙問：「誰人出馬？」哪吒願往，登風火輪，搖火尖鎗出營來。卞吉見了仇人，也不答話，搖畫杆戟，劈面刺來。哪吒火尖鎗分心就刺

卞吉戰哪吒，又恐他先下手，把馬一撥，預先往旛下走來。哪吒要往旛下來，他也來得；他是蓮花化身，卻無魂魄，如何來不得。只是哪吒天性乖巧，他猶恐不妙，便立住腳，看卞吉往旛下過去了，他便登回風火輪，自己回營。

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，言曰：「不才欲誣哪吒往旛下來，他狡猾不來趕我，自己回營去了。」

歐陽淳曰：「似此奈何？」正議間，忽探馬報：「鄧、芮二侯奉旨前來助戰，請主將迎接。」歐陽淳同眾將出府來迎接。

二侯忙下馬，攜手上銀安殿。行禮畢，二侯上坐，歐陽淳下陪。

鄧昆問曰：「前有將軍告急本章進朝歌，天子看過，特命不才二人與將軍協守此關。今姜尚猖獗，所在授首，軍威已挫，似全不在戰之罪也。今臨潼關乃朝歌保障，與他關不同，必當重兵把守，方保無虞。連日將軍與周兵交戰，勝負如何？」

歐陽淳曰：「初次副將卞金龍失利，幸其子卞吉有一旛，名曰幽魂白骨旛，全仗此旛，以阻周兵，一次拏了南宮适，二次拏了黃飛虎、黃明，三次拏了雷震子。」

鄧昆曰：「拏的可是反五關的黃飛虎？」

歐陽淳曰：「正是他了。」

鄧昆冷笑曰：「他今日也被你拏了，此將軍莫大之功也。」

原來黃飛虎是鄧昆兩姨夫，眾將那裏知道。歐陽淳治酒管待二侯，眾將飲罷，各散。鄧昆至私宅，默思：「黃飛虎今已被擒，如何救他？我想天下八百諸侯，盡已歸周，此關大勢盡失，料此關焉能阻得他！不若歸周，此為上策。且待明日會過一戰，見機而作。」

次日，二侯上殿，眾將參謁。卞吉曰：「吾等奉旨前來，當以忠心報國。速傳令，把人馬調出關會姜尚，早定雌雄，以免無辜塗炭。」

歐陽淳曰：「將軍之言甚善。」令卞吉等關中點炮吶喊，人馬一齊出關。鄧、芮二侯出了關外，見了幽魂白骨旛高懸數丈，阻住正道。

卞吉在馬上曰：「啟上二位將軍：把人馬從左路上走，不可往旛下去。此旛不同別樣寶貝，既去不得，便不可走。」軍士俱從左路至子牙營前，對左右探馬曰：「請武王、子牙答話。」

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關中大勢人馬排開，請武王、元帥答話。」子牙曰：「既請武王答話，必有深意。」命中軍官速請武王臨陣。

子牙傳令：「點炮吶喊。」寶纛旗磨動，轅門開處，鼓角齊鳴，周營中人馬齊出。

鄧、芮二侯在馬上見子牙出兵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別是一般光景；又見那三山五岳門人，一班兒齊齊整整；又見紅羅傘下，武王坐過遙馬，左右有四賢、八俊，分於兩傍。

鄧、芮二侯在馬上大呼曰：「來者可是武王、姜子牙麼？」

子牙曰：「然也。」因而問之：「二公乃何人？」

鄧昆曰：「吾乃鄧昆、芮吉是也。姜子牙，你想西周不以仁義禮智輔國四維，乃擅自僭稱王號，收匿叛亡，拒逆天兵，殺軍覆將，已罪在不赦；今又大肆猖獗，欺君罔上，忤逆不道，侵占天王疆土，意欲何為！獨不思『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』，而敢驚惑天下後世之心哉。」

芮吉又指武王曰：「你先王素稱有德，雖羈囚羑里七年，更無一言怨尤，克守臣節，蒙紂王憐赦歸國，加以黃鉞、白旛，特專征伐，其洪恩德澤，可為厚矣。爾等當世世報，尚未盡涓涯之萬一；今父死未久，深聽姜尚妄語，尋事干戈，興無名之師，犯大逆之罪，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，悔亦何及！今聽吾言，速反其干戈，退我關隘，擒其渠魁，獻俘商郊，爾自歸待罪，尚待爾以不死；不然，恐天子大奮乾剛，親率六師，大張天討，只恐爾等死無噍類矣。」

子牙笑曰：「二位賢侯只知守常之語，不知時務之說。古云：『天命無常，惟有德者居之。』今紂王殘虐不道，荒淫酗暴，殺戮大臣，誅妻棄子，郊社不修，宗廟不享，臣下化之，朋家作仇，戕害百姓，無辜籲天，穢德彰聞，罪盈惡貫。皇天震怒，特命我周恭行天之討，故天下諸侯相率事周，會於孟津，觀政於商郊。二侯尚執迷不悟，猶以口舌相爭耶。以吾觀之，二侯如寄寓之客，不知誰為之主；宜速倒戈，棄暗投明，亦不失封侯之位耳。速請自裁。」

鄧昆大怒，命卞吉：「拏此野叟！」卞吉縱馬搖戟，沖殺過來。傍有趙昇使雙刀前來抵住。二人正接戰間，芮吉持刀也沖將過來。這邊孫焰紅使斧抵住。只見武吉摧開馬殺來助戰。傍邊惱了先行哪吒，登開風火輪，現三首八臂，沖殺過來，勢不可當。

鄧昆見哪吒三頭八臂，相貌異常，只嚇得神魂飛散，急忙先走，傳令鳴金收兵，眾將各架住兵器。

鄧昆回兵進關，至殿前坐下，歐陽淳、卞吉等俱說姜尚用兵有法，將勇兵驍，門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岳道術之士，難以取勝，俱各各咨嗟不已。歐陽淳只得治酒管待。

至夜，各自歸於臥所。鄧昆至更深，自思：「如今天時已歸西周，紂王荒淫不道，諒亦不久；況黃飛虎又是兩姨，被陷在此，使吾掣肘，如之奈何！且武王功德日盛，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真是應運之主。子牙又善用兵，門下又是些道術之客，此關豈能為紂王久守哉。不若歸周，以順天時。只恐芮吉不從，奈何！且俟明日以言挑他，看他意思何如，再為道理。」

芮吉自與武王見陣進關，雖是吃酒，心下暗自沉吟：「人言武王有德，果然氣宇不同。子牙善能用兵，果然門下俱是異士。今三分天下，周有其二，眼見得此關如何守！不若獻關歸降，以免兵革之苦。只不知鄧昆心上如何？且慢慢將言語探他，便知虛實。」兩下裏俱各有意。

只見次日，二侯陞殿坐下，眾將官參謁畢，鄧昆曰：「關中將寡兵微，昨日臨陣，果然姜尚用兵有法，所助者又是些道術之士。國事艱難，如之奈何？」

卞吉曰：「國家興隆，自有豪傑來佐，又豈在人之多寡哉！」

鄧昆曰：「卞將軍之言雖是，但目下難支，奈何？」

卞吉曰：「今關外尚有此旛，阻住周兵，料姜尚不能過此。」

芮吉聽了他二人說話，心中自付：「鄧昆已有意歸周。」不覺至晚，飲了數杯，各散。

鄧昆令心腹人密請芮侯飲酒。芮吉聞命，欣然而來。二侯執手至密室相敘。左右掌起燭來。二侯對面傳杯，欲待要說心事，彼此不好擅出其口。

子牙在營中運籌取關，又多了那首旛，阻在路上，欲別尋路徑，又不知他關中虛實，黃飛虎等下落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土行孫來，隨喚土行孫分付：「你今晚可進關去，……如此如此，探聽，不得有誤。」

土行孫得令，把精神抖擻，至一更時分，逕進關來。先往禁中，來看南宮适等三人，土行孫見看守的尚未曾睡，不敢妄動，卻往別處行走。只見來至前面，聽得鄧、芮二侯在那廂飲酒。

土行孫便躲在地下聽他們說些甚麼。只見鄧昆屏退左右，笑謂芮吉曰：「賢弟，我們說句笑話，你說將來還是周興，還是紂興？你我私議，各出己見，不要藏隱，總無外人知道。」

芮侯亦笑曰：「兄長下問，使弟如何敢盡言。若說我等的識見洪遠，又有所不敢言；若是模糊應答，兄長又笑小弟是無用之物，弟終訥於言。」

鄧昆笑曰：「我與你雖為各姓，情同骨肉，此時出君之口，入吾之耳，又何本心之不可說哉。賢弟勿疑！」

芮吉曰：「大丈夫既與同心之友談天下政事，若不明目張膽傾吐一番，又何取其能擔當天下事，為識時務之俊傑哉。據弟愚見，你我如今雖奉敕協同守關，不過強逆天心民意，是豈人民之所願者也！今主上失德，四海崩崩，諸侯叛亂，思得明主，天下事不卜可知。況周武仁德播布四海，姜尚賢能，輔相國務，又有三山五岳道術之士為之羽翼，是周日強盛，湯日衰弱，將來繼商而有天下者，非周武而誰。前者會戰，其規模氣宇已自不同。但我等受國厚恩，惟以死報國，盡其職耳。承兄下問，故敢以實告，其他非我知也。」

鄧昆笑曰：「賢弟這一番議論，足見洪謀遠識，非他人所可及者，但可惜生不逢時，遇不得其主耳。將來紂為周擄，吾與賢弟不過徒然一死而已。愚兄固當與草木同朽，只可惜賢弟不能效古人所謂『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仕』，以展賢弟之才。」言罷，咨嗟不已。

芮吉笑曰：「據弟察兄之意，兄已有意歸周，故以言探我耳。弟有此心久矣。果長兄有意歸周，弟願隨鞭鐙。」

鄧昆忙起身慰之曰：「非不才敢蓄此不臣之心，只以天命人心卜之，終非好消息，而徒死無益耳。既賢弟亦有此心，正所謂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』，只吾輩無門可入，奈何？」

芮吉曰：「慢慢尋思，再乘機會。」二人正在商議綢繆，已被土行孫在地下聽得詳細，喜不自勝，思想：「不若乘此時會他一會，有何不可？也是我進關一場。引進二侯歸周，也是功績。」

土行孫在黑影裏鑽將上來，現出身子，上前言曰：「二位賢侯請了！要歸武王，吾與賢侯作引進。」道罷，就把鄧、芮二侯說得半晌無言。土行孫曰：「二侯不要驚恐，吾乃是姜元帥麾下二運督糧軍官土行孫是也。」

鄧、芮二侯聽罷，方纔定神，問曰：「將軍何為夤夜至此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不瞞賢侯說，奉姜元帥將令，特來進關探聽虛實。適纔在地下聽得二位賢侯有意歸周，恨無引進，故敢輕冒，致驚大罵，幸無見罪。若果真意歸周，不才預為先容。吾元帥謙恭下土，決不致有辜二侯之美意也。」

鄧、芮二侯聽說，不勝欣喜，忙上前行禮曰：「不知將軍前來，有失迎迓，望勿見罪。」

鄧昆復挽土行孫之手，歎曰：「大抵武王仁聖，故有公等高明之士為之輔弼耳。不才二人昨日因在陣上，見武王與姜元帥俱是盛德之士，天下不久歸周，今日回關，與芮賢弟商議，不意為將軍得知，實吾二人之幸也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事不宜遲。將軍可修書一封，俟我先報知姜元帥，俟將軍乘機獻關，以便我等接應。」

鄧昆急忙向燈下修書，遞與土行孫，曰：「煩將軍報知姜元帥，設法取關。早晚將軍還進關來，以便商議。」

土行孫領命，把身子一晃，無影無形去了。二侯看了，目瞪口呆，咨嗟不已。

土行孫來至中軍，剛有五鼓時分，子牙還坐在後帳中等土行孫消息。忽然土行孫立於面前，子牙忙問其「進關所行事體如何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弟子奉命進關，三將還在禁中，因看守人不曾睡，不敢下手，復行至鄧、芮二侯密室，見二人共議歸周，恨無引進，被弟子現身見他，二侯大悅，有書在此呈上。」

子牙接書，燈下觀看，不覺大喜：「此真天子之福也！再行設策，以候消息。」令土行孫回帳。

鄧、芮二侯次日陸陞坐下，眾將來見。鄧昆曰：「吾二人奉敕協守此關，以退周兵，昨日會戰，未見雌雄，豈是大將之所為。明日整兵，務在一戰以退周兵，早早班師以復王命，是吾願也。」

歐陽淳曰：「賢侯之言是也。」當日整頓兵馬，一宿晚景。

次日，鄧昆檢點士卒，砲聲響處，人馬出關，至周營前搦戰。

鄧昆見幽魂白骨旛豎在當道，就在這旛上發揮，忙令卞吉：「將此旛去了。」

卞吉大驚曰：「賢侯在上：此旛是無價之寶，阻周兵全在於此；若去了此旛，臨潼關休矣。」

芮吉曰：「吾乃是朝廷欽差官，反走小徑；你為偏將，倒行中道，周兵觀之，深為不雅。縱有常勝，亦為不武。理當去了比旛。」

卞吉自思：「若是去了此旛，恐無以勝敵人；若不去，彼為主將，我豈可與之抗禮。今既為父親報仇，豈惜此一符也。」卞吉馬上欠身曰：「二位賢侯不必去旛，請回關中一議，自然往返無礙耳。」

鄧、芮二侯具進了關，卞吉忙畫了三道靈符，鄧、芮二侯每人一道，放在幃頭裏面，歐陽淳一道放在盔裏，復出關來，數騎往旛下過，就如尋常。

二侯大喜；及至周營，對軍政官曰：「報你主將出來答話。」

探馬報入中軍，子牙即忙領眾將出營。

鄧昆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，今日與你共決雌雄也！」拍馬殺入中陣來。

只見子牙背後有黃飛彪、黃飛豹二馬沖出，接住鄧、芮二侯廝殺。四騎相交，正在酣戰之下，卞吉看不過，大呼曰：「吾來助戰，二侯勿懼！」武吉出馬，接住大戰。只見卞吉撥馬往旛下就走；武吉不趕。子牙見只有鄧、芮二侯相戰，忙令鳴金，兩邊各自回軍。

子牙看見鄧、芮四將往旛下逕自去了，心中著實遲疑；進營坐下，沉吟自思：「前日只是卞吉一人行走得，餘則昏迷；今日如何他四人俱往旛下行得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元帥遲疑，莫不是為著那旛下他四人都走得麼？」

子牙曰：「正為此說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這有何難，候弟子今日再往關內去走一遭，便知端的。」

子牙大喜曰：「當宜速行。」當晚初更，土行孫進關，來至鄧、芮二侯密室。

二侯見土行孫來至，不勝大喜曰：「正望公來！那旛名喚幽魂白骨旛，再無法可治。今日被我二人刁難他，他將一道符與我們頂在頭上，往旛下過，就如平常，安然無事。足下可持此符獻與姜元帥，速速進兵，吾自有獻關之策也。」

土行孫得符，辭了二侯，往大營來，見子牙備言前事。

子牙大喜，取符一看，子牙已識得符中妙訣，取硃砂書符，分付眾將。